

# 苦行者

夏堅德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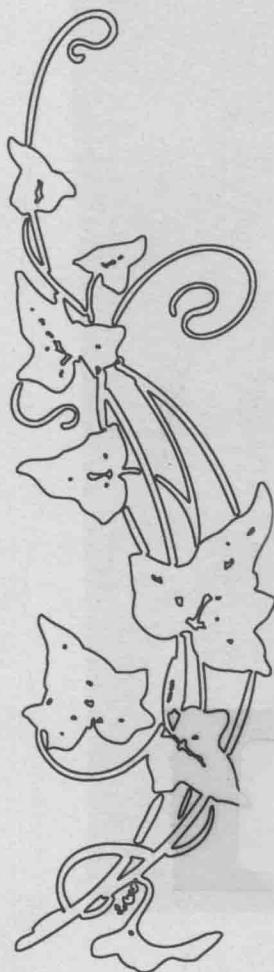
◎ 西安出版社

新華書局

# 指 尖 花

散 文 集

夏堅德 著



西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尖花 / 夏坚德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6. 12 (2010. 8 重印)

ISBN 978-7-80712-290-6

I. 指… II. 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388 号

## 指尖花

---

著    者: 夏坚德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7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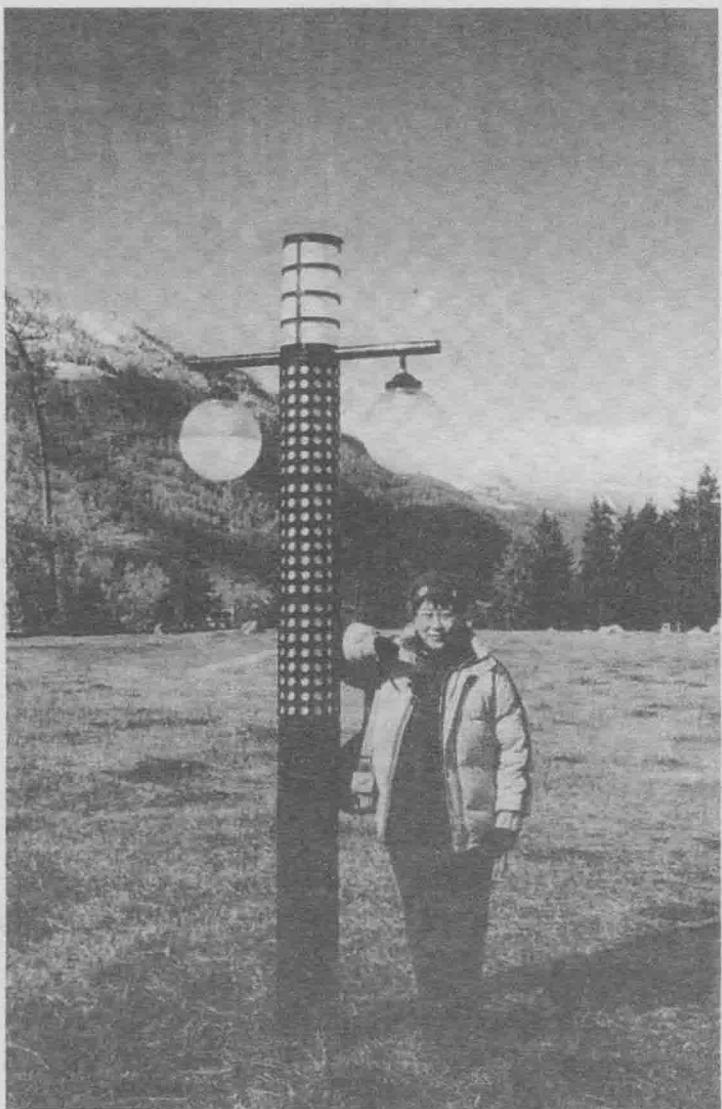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2-290-6

定    价: 32.00 元

---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作者 2006 年 10 月于新疆哈拉斯湖畔



## 在鲁院那边（代序）

徐 坤

我们这一期在2002年秋天入学的作家进修班，被命名为“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个班里的人是在新世纪里招收的第一期正规作家学员，基本已人到中年，在文学创作中小有成就，多半是获过各类文学奖的作家，有的还在各省市作协担任副主席等要职，再把它等同于以前文学讲习所时代的作家学习班，或者是鲁院前几期人员复杂的短期学习进修班，不足以表明它在人员身份和年纪上的特点。如果我不是这次有机会到鲁院来学习了这么一趟，对它的意义的认识，恐怕也不会纳入到文学史的层面上来考虑。从个人的直观印象上来说，以前只知道鲁院是个比较“招人”的地方。这几年跟文坛接触多了，就能感觉到有个叫鲁院的处所一直特别繁荣，大凡称自己是作家的人，几乎都要跟它沾上点边。对于鲁院，我一直是怀着某种好奇。第一是一直没有弄清它到底是一所什么样性质的院校（当然也并没有真正下工夫去了解）；第二是因为关于它的传说太多，或者说是关于它那里的学员的传说甚多。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里面，或多或少都带上一点浪漫、神秘、轻狂、不羁的色彩。当然，关于它的最为生动曼妙的传说，还是止于最近的、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一届鲁院跟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那真是个人才辈出的群体，如今在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刘震云、莫言、毕淑敏、迟子建、

余华、海岩等等皆出于那个班上。再后来，就有点乱了，好作家就没有大规模成群结队出现过。那个时候，90年代初期那会儿，我们那群所谓“新生代作家”都还年轻，在北京的聚会很多，时不时在一起吃吃喝喝。每逢喝酒饮茶时见哪个年轻男性编辑来到，就问到哪里去了，答曰“到鲁院泡去了”。一句“到鲁院泡去了”，很有时代气息和经典意义，除了说明鲁院的人气旺盛、海纳百川、三教九流、美女如云之外，也能说明那时的年轻男性编辑的好动、敬业以及里比多分泌异常。

光阴荏苒，到我们这一届学员进校时，已经没有美女，只有美大妈、美阿姨和美老太太（美不美，全凭自我感觉和自我造势）。学员名额是一个省一个，由各地作协推荐，要求创作上有成就的45岁以下的年轻作家。由各省派来的作家，外加行业作协推荐来的，总人数有50人（实到49人，广西的作家东西恰逢出国，没赶上开学报到，后来就一直没有来）。其中女生占全班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都老大不小，最小的戴来三十出头。来了后不久，男生就编了一个段子，概述这里的学习情况：“鲁院太小，娱乐太少，街道太吵，女生太老。”传到女生耳朵里，就被随口改为：“鲁院太小，娱乐太少，街道太吵，男生太小”，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在班级里传播。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也不是没搞过，请如节假日里的卡拉OK演唱，食堂里的中秋“月是鲁院明”舞会啊等等。因为过节的时候我都是回家，没跟同学们一起呆过，所以谁唱得好谁跳得棒我也没见着过。同学们还搞过几次社会实践活动，到北京郊区摘苹果，去延安和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都没有再跟着前往。现在想起来，错过那么多正儿八经的集体活动，也就错过了许多通过活动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这种遗憾，当时不觉得，只是在毕业两个月后，从陕西的夏坚德大姐发给我的E-mail中感受到的。她是借三八节问候之机写道：

“坤同学：好！一直想与你成为好朋友，但是你太客气了。借张梅一文仅向你致意咱们的节日愉快。闲了来西安玩。祝健康。坚德。”

2003年3月8日。”

随信寄来了她写回忆鲁院的文章：《鲁院的记忆七·张梅——斯人优雅独立》。文章写得很漂亮。描写张梅时文笔充满灵性、隽永，又十分性情，简直把那个媚眼儿写活了。到底是有心人，毕业以后就开始回忆。

文中夏大姐还提到：“我初来鲁院上学最高兴的事情就两件，一是可以见到张梅；二是可以从徐坤同学那里要到市面已经脱销了她写的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结果这两件事都很难如愿。”她这么一说，我很惭愧。想起当初她来要时，我还很不情愿给这本书，而是给了另外一本自认为能代表自己的写作水平的中短篇集子。夏大姐虽陌生，却也执拗，每次见面都问：书给我带来了吗？带来了吗？没办法，一看躲不过去，只好送她一本。过后有一次她还特地到我屋里来跟我谈。我却很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适当表达了几句学习完她的著作书以后的心得体会。谈话草草收场。估计她说的“客气”是指此事。于是赶紧回封E-mail道：

“坚德JJ：您也太客气啦！衷心祝你节日愉快：饿不是客气，饿就是不太爱说话。要是冷不丁喝点小酒时，还能稍微有点话，不喝酒，就兴奋不起来。还望JJ谅解！徐坤”

既然已经是《鲁院的记忆·七》，那么她写的一定是一个系列喽。于是写信叮嘱她不要忘记将美文寄来共欣赏。果然，不久，她又寄来另外一篇：《同桌无话别》，记她的同桌新疆诗人刘北野，写得非常传神。开篇写道：

我的同桌新疆诗人刘北野，留着雄狮般黑卷披肩的长发，迈着武士样的步伐，目不斜视，沉默寡言。第一天上课，他一直看我的桌签就是不看我。我问他你看啥呢？他才开口说道，原来你是个女的呀？我笑。他依然看着桌子没有表情地说：“我看过你写的足球散文，还以为你是个男人。”我又笑。

夏大姐身为一名体育名记，又是贾平凹的老乡兼铁杆朋友，在知人论世、观察生活细节上的工夫果然了得！看过夏坚德的回忆录后我在想，的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鲁院，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鲁院同学。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着对彼此的判断和认知。比方说，刚来没多长时间，班里女生中间就流传有“三个男子汉”之说，大意是说咱们班上有三个人最像男子汉：第一是刘北野，第二是刘曾哲，第三是于卓。消息传来，我本能地问了一句：是哪个北方女生评的吧？细一打听，果然是一个西部女生评选出来的。这就对了，一看就是以规模论效益，选的都是虎背熊腰、肩宽背厚的那种。



夏坚德文中还提到鲁院同学在一起打牌的事。她说：“北京正在风行的扑克牌玩法是两副打对家的双抠，也叫‘拖拉机’。男女生玩起来，男要数罗望子、衣向东、吴玄，女就数张梅、徐坤、戴来了。罗望子严格，衣向东猴急，吴玄精明，徐坤深沉，戴来随意，而张梅是集大家之所长者嘻哈笑闹，不焦不躁的……”看了以后，觉得有趣，心中纳闷我们玩牌的时候，并未见夏大姐在一旁当裁判或观察员啊！她是怎么得出判断的？玩牌的成员里未提到江苏的荆歌，可算是个疏漏。那可是个大玩家，就连“双抠”这种玩法也是到他们南方去了几次后跟着学会的。鲁院能够有的娱乐，也就限于上上网、打打牌、发发手机短信什么的。即使这样，对我来说，这里的学习生活仍然是快乐愉悦的。因为，在这里学习，不考试，不用交作业，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太幸福了！不尝学生的苦，就不知作家的福。当一名中国作家，太幸福了！

四个月的鲁院生活一转眼就结束了。人们各有所获。有人收获了爱情——比如说在毕业典礼上，柳建伟替杨海蒂同学从金炳华书记手里接过了结业证书；还有一对同学也公布了他们的爱情。有人收获了心情——比方说麦家、北北、关仁山、艾伟那许多被出版社杂志社请着、被影视公司围着转找着的，等到走出鲁院时，都牛皮烘烘的有了自豪感。也有人收获了路——比方说我，四个月的时间里，跑熟了从北京以北，到通州、到京津唐、到五环六环七环八环（有戏言说北京的十环能把纽约也环进来）的路，克服了对独自上路的恐惧感。有了十里堡这么破的路垫底儿，以后再走什么样的路也不怕了。

2004年5月24日

## 目 录

在鲁院那边(代序) ..... 徐坤

### 第一辑 散文

指尖花	(3)
巴西	(5)
成莉莉	(11)
那一滴珍珠泪	(13)
谁导你自由自在地师	(15)
感知贾平凹	(19)
凝眸生命	(23)
斯人优雅独立	(28)
同桌无话别	(32)
她看上去很坏	(35)
他咬牙坚守什么	(40)
快速奔腾者	(43)
壮士红柯	(46)

目  
录



记着那些欢乐	(50)
秋予在西安	(54)
一首歌的诞生	(57)
小凉快	(60)
公交车 41 路	(62)
一笑而过	(64)
网球开班记	(66)
祝福，一生平安	(69)
足球往事	(76)
涎水臊子面	(114)
二宿舍的女孩子	(121)
玫瑰淡约飘在初十的花瓣儿	(154)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166)
最后的白兰地	(183)
圆点	(193)
新婚祝辞	(200)
红杏在墙头	(217)

## 第二辑 创作谈

夏坚德标准辞条	(229)
让灵魂自由	(231)
写在中间地带	(233)
等待西安的故事	(235)

## 第三辑 专家评论

我省体育女作家夏坚德散文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赵东昌(241)
率真速写并享受当代人生活	(243)

品评夏坚持	范 超(245)
永远的女孩子夏坚持“率真为文”受专家好评	李 晶(246)
由生命感到美	杨乐生(247)
天然去雕饰	李国平(249)
真性真情真感受	李 星(250)
“三夏”最忙	李宗奇(252)
“这女人无辅导性”	王剑冰(254)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李 浩(256)
重要的是好看	张艳茜(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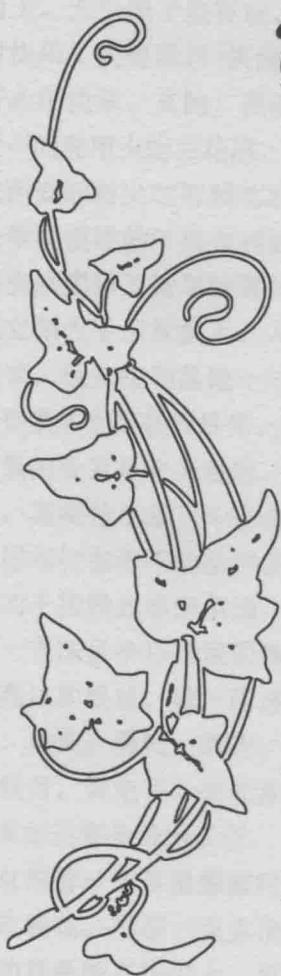


目

录

首大花

# 第一辑





## 指尖花

2002年去北京读鲁院，我就想带走点故里乡亲的东西。盲目逛在西安东大街上，天空飘了些雪粒，有人打电话来说他是上帝，上帝今天要祝我生日快乐！快快乐！！快快乐乐！！！我弯腰大声肆意朗朗地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很快乐。真的！我就是在那时这刻边走边笑迈进了西北影城商厦下面一间美甲玉指兰花屋。

就把西安的指尖花带到北京去吧！我对小店里的师傅说，来，做双手。一个学生模样的丫头来到面前说，请坐，操起家伙就开工。我曾是北京美国安丽泰乐玉指学校首届毕业生，丫头她一操工具就让人看出了外行。我立刻收手示意换人。人来了，我又说换。朱晶景最后就稳健坦荡地坐过来，他食指利落地一勾穿过抛光刷抬起手来看看我，他就看到了对训练有素才会信赖的目光。我笑笑，他开始埋头仔细干活。

朱晶景的头发是自来卷的，模样很白很嫩，五官均很小巧，二十来岁的感觉，其实他已经三十多岁了，未婚。朱晶景是指尖雕花的快手巧手，看他用细针在未干的指甲油上划拉勾画玉指花真是一种享受。朱晶景先把我的十指抛光磨润刷油，再按要求在两个无名指上滴上白点勾两朵银叶，一支深色小巧玲珑的咖啡三角玫瑰就鲜活了。含苞待放了。再刷上丁点亮片和银丝，抹一层透明油蒙在面上，一双手就有了生气和模样，透明、光亮、秀气，笋竹一般，十指靓丽。十元付了账，我说遗憾就是不能包月，要走了，去北京，要走一年呢。朱晶景笑了，全当是客人不想再来却还要恭维的话语。

在北京的前一个月里想家时，就抬手来看一看来自西安朱晶景创造的咖啡玫瑰花。当花一点点消失后，我还去街道到处看看，想来一支半朵北京的景色映在指尖上，可惜无缘成功。想想朱晶景的手艺，一年后他还会在那间玉指兰花屋的小店里坚持着吗？怅然就像无浆的小舟荡散在心湖中。



2003年春节，我回到西安独自去西北影城看电影《周渔的火车》，看完又去了玉指兰花屋。朱晶景见我很熟似的点头，叫我大姐。说，来了？然后就洗手干活，不卑不亢，很投入很细心地干活儿。黑叶白花交织着，极雅致，极高贵。我说，真好！便包了全年。朱晶景他说，大姐这次你不走北京去了？我点头说你还记得？他说你是师姐吧？内行人，眼力劲，特挑剔，当然记得很牢。

上海25岁的冰凌高高窕窕地来西安时，也没有什么要求，朱晶景就在她两个无名指顶上点了半朵白花，很清淡，很素雅，如茉莉一般脱俗天然。杭州18岁的露露来，口红金珠，耳环流苏，手镯脚链，还头戴奇异帽，朱晶景对她就是满爪黄黑红三套色的艳丽，夺目，像太阳花，花底还银黑体印着英文LOVE(爱)。秦婆婆来时大概已经70岁，是老年模特队的，朱晶景对她就是透明油粉红肉本色的，只突出了滋润和健康。

日子一多，相处久了，我们也什么都聊。他的生意，他的梦想，他的新店。朱晶景说时我就听着。朱晶景只喜欢干活，干技术，不会做生意，所以没走也坚持干了七年。我也说，说说在单位不便讲给人听的事。开心的，不开心的，就是很痛快很放松地聊一聊，两周一回。有一次，朱晶景给我讲他曾经迷恋的文身，讲热闹了，还撩起衣服给我看他背上举幡踱步的唐朝仕女，一个很肥嘟嘟的唐朝宫女。朱晶景说，这是他的最爱。过去这个唐女也没有这么肥，只是他一发胖，这个贴身的唐女爱人也就跟着长胖肉多还松弛起来，慵懒得很。我笑笑，看着朱晶景刚画的一双新手说，多去参加些体育项目锻炼锻炼吧，你精壮了，你的文身唐女也就会精神焕发，皮滋肉劲，消瘦减肥，像个运动员。

# 巴西

一闭上眼睛，2000年11月我看不见的巴西又出现了。准确讲，那时应该是西安的秋天，巴西的春天。我们脚下的南美洲，不仅与我们日夜颠倒，也与我们季节相反。

夕阳中，波音767大飞机开始向巴西的第一大城市圣保罗俯冲。我伏在舷窗孔看见一大片摩天楼群比肩耸立，如雨后春笋，高低错落，如人造的水泥森林。那些形状各异的楼顶上也很有意思：有蔚蓝色的游泳池，有五颜六色的花草植物，有画着十字标记的直升机降落坪，还有红绿绿的网球场，微型人工休闲乐园……

我眯起眼睛，想看看这座城市夺目的东西是些什么？哈哈，教堂！足球场！公路！大海！密密麻麻风格迥异的教堂，最多。一片一片翠绿翠绿的足球场，最醒目。还有麻绳麻花羊肠子黄河似的公路，粗粗细细，蜘蛛网般乱七八糟的。最美还是已经被夕阳余晖浸染成淡蓝，墨色，风卷浪起红黄紫白，层层叠叠环绕沙滩，如艳丽飘带似的迷人大海……

飞机滑落在机场上。巴西，到了！

哎呀，这就是那片被葡萄牙语称为“红木之国”（Brasil炭火红色Brasa直译）的土地。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上帝居住的地方。国际足联经纪人李誉鸿先生介绍说，巴西这地方的确无任何自然灾害。它与地震、海啸、台风、沙尘暴等等天灾无关。但上帝还是公平的，它却将原始愚昧的印第安部族土著人群撒在了这片肥沃美丽的国度。

踏上这红色黏土铺就的大地，呼吸着温暖而湿重的空气，看见几个把头发染成翠绿、紫红、枯黄的青年和一辆辆双开门短粗甲壳虫似的古老轿车，我感到他乡异景的陌生，也感到很新奇。一眼逮住远处一幅画着上海大众汽车标志的巨大广告牌，路上闪过各色奔跑的桑塔纳轿车。中国碎片似乎就在身边流动，也有了分外亲切的气息。李先生继续介绍，他说巴西是个汽车大国。石油吃紧时，政府曾用酒精代作燃料，车速仅



巴西

80 公里 / 小时，但无污染。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呀。

——巴西人不笨。但是他们的观念是努力而不拼命。他们要充分享受生活，快乐地活着。流浪汉与富人共享上帝赐予的地方。

——各户基本都有私家汽车。最多是三辆。男主人一辆上下班；女主人一辆接送孩子购物；各人开各人的车，车型不拘款式，以小巧方便为主。周末还要带着孩子们和爱犬，开着一辆可载货物三排座很舒适的大汽车到海边去度假。尽情享受亲人团聚的快乐，阳光，沙滩，运动，海浪。车，真是巴西人活动的家。

——巴西人穿衣不重品牌。舒服合适，质感优良就好。但出席场合是因地着装，十分讲究的。在国际足联总部门口，我们的翻译和随员就因为短裤闲装而被婉拒入内。但对女性着装他们的态度是，自由。所以我要坐在那里等待他们更衣。

——巴西最富的人是整容师。他们可以购买海上岛屿、拥有着别墅、运动场、私人飞机、游艇、保安队伍等等，当着弹丸岛国上悠哉游哉的“皇帝”。在圣保罗最大的海滨浴场沙滩上，李先生在水手餐馆顺窗就给我指点过这样的私人小岛。我遥望小岛，看见一个能飞翔上天又能在海里奔驰的白色大家伙，轻轻的。一会儿落在那个小岛的绿树间，一会儿又奔驰在小岛周边的海面上，升升降降的。不是飞机，也不是海洋摩托，反正是架很神奇的机械。

我喜欢圣保罗市的三星级酒店。那些不规则的石子路径，遮雨透亮的玻璃天井，茂盛茁壮的绿色植物，粗沙水泥随意自然的墙雕壁饰，光洁厚实的木板楼房，小巧精致一平米的铁网木门电梯，食物丰盛的自助餐厅，清爽宜人的游泳池……都令人难忘。

酒店客房的布置，古朴典雅。有像七个小矮人童话世界里才有的粗犷宽板原木桌椅，有双门挂着旧条锁的衣橱，还有很像巫婆手中的黄铜长杆钥匙。床头墙上，挂着一幅古老的海盗船在狂风恶浪里鼓帆远航图。镜框还能移动，拉开瞧，是个保险柜。雪白压花滚过的麻布床单，松软的大枕头和轻暖的大被子。电视机悬在角落的空中，不占地面。手镯样大小的木环穿在窗框上架着擀面杖一般粗的花纹圆木棍里，垂吊着厚实轻柔的麻色窗帘，凝重，高贵。

厨房有六孔煤气灶，冷热水龙头，全套餐具炊具，餐桌椅凳，小凉